冊府元龜

巻之二百二十四
至二十六

イ 3
849
7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僞部

奉先　孝友　宗族

奉先

夫有國家者必尊尊親親以敦厚風教雖盜有皇器竊據神鄉亦考尋古昔稽合禮文以爲崇薦之事不可忘歸尊之義不可廢所以表孝饗而慰神靈也乃

849
76

至追宗廟之號上圜寢之名升陽位以配皇天居明
堂以侑上帝陳其樂舞豈其粢盛奉顯相之容竭祇
肅之意誠追遠而斯在顧假名而焉如

前凉張茂嗣兄實爲凉州牧私謚實曰昭公

張駿嗣季父茂爲凉州牧私謚茂曰成公

張重華嗣父駿爲凉州牧私謚駿曰文公

張耀靈嗣父重華爲西平公私謚重華曰昭公後改
桓公

張祚僭稱帝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實爲昭王從祖
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

前趙劉元海初僭漢王位追尊蜀後主爲孝德皇帝
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劉和嗣父元海僭帝位僞謚元海爲光文皇帝廟號
高祖墓號永光陵

劉聰僭即帝位新作太廟

劉粲嗣父聰即僞位謚聰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曜旣即僞位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
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
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懿皇帝考曰宣成
皇帝都長安繕宗廟以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後趙石勒初為侍中征東大將軍母王氏死潛窆之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後僭稱趙王始立宗廟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勒僭即皇帝位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

石弘嗣父勒偽位號勒墓為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追尊祖匐邪武皇帝父寇覓太宗孝皇帝其後藉田畢遂如襄國謁勒墓

石遵即偽位號季龍墓為顯原陵偽謚武帝廟號太祖

石閔僭即偽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

前燕慕容儁既即偽位追尊祖廆為高祖武宣皇帝父皝為太祖文皇帝使呂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

慕容暐嗣父儁偽位謚儁為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前秦符健僭帝僞位謚父洪爲惠武帝
符生嗣父健僞位謚健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
祖
符堅僭稱大秦天王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起明堂
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
以配上帝
符丕僭帝位追謚父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符登僭帝位僞謚族父丕爲哀平皇帝
符崇僭稱尊號僞謚父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追謚父弋仲曰景元皇帝廟號
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又謚兄襄魏武王
姚興嗣父萇僞位謚萇爲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
原陵
姚泓嗣父興僞位謚興爲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
偶陵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
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及僭號追尊特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又追謚弟流秦文王
李班嗣叔父雄僞位謚雄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
陵

李壽僭即帝位追尊父驤為獻帝後改立宗廟以驤
為漢始祖廟以兩封漢王欲改國號特雄為大成廟
李勢嗣父壽位僭諡壽為昭文皇帝廟曰中宗墓曰
安昌陵
後涼呂光既僭即三河王位以太廟新成追尊其高
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桓公父婆樓為景昭王
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
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從之
呂紹嗣父光位僭諡光為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
高陵

呂隆嗣兄纂僭即天王位僭諡纂靈皇帝墓曰白石陵
後燕慕容垂僭即皇帝位繕宗廟追尊母蘭氏為文
昭皇后
慕容寶嗣父垂位僭諡垂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
宣平陵
慕容盛嗣父寶位僭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追尊
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
慕容熙僭即帝位僭諡慕容盛昭武皇帝墓號興平
陵廟號中宗
西秦乞伏乾歸嗣兄國仁位自稱河南王僭諡國仁宣

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熾盤嗣父乾歸位僞謚乾歸武元王

北燕馮跋僭稱太王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戸于長谷爲祖父園邑

南凉禿髮利鹿孤嗣兄烏孤位僞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

禿髮傉檀嗣兄利鹿孤位僞謚利鹿孤曰康王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于廣固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

慕容超嗣叔父德位僞謚德獻武皇帝

夏赫連勃勃僭即帝位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吳楊渭僭即帝位追尊父行密爲太祖武皇帝兄渥爲景帝

楊溥嗣兄渭位僞謚渭宣帝

閩王延鈞僭即帝位追尊父審知爲武皇帝

王昶嗣父延鈞位僞謚延鈞爲惠帝

前蜀王衍嗣父建位僞謚建爲神武聖文孝德明惠

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陵
後蜀孟昶嗣父知祥位僞諡知祥爲文武聖德英烈
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前漢劉玢襲父陟位僞諡陟爲太皇大帝廟號高祖
陵曰康陵
劉鋹嗣父晟位僞諡晟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
宗陵曰昭陵

孝友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穢醜阻兵姦淫盜土昏迷自恣
忿鷙嘗生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
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成聞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齠齔英惠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
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
之並遣弔賻
前秦符堅率衆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
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
馬中流矢而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
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

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宏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嘗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尊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與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任回爲至南也此人决於行事且上嘗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知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宗族

典午失馭羣雄構亂茫茫九土一唱千和於是跨州連郡鴟張蟻聚盜王者之位擬乘輿之制以樹立子弟列爲藩輔式是古訓以隆邦翰展親之義靡或闕如彊幹之術於是乎在乃有柔夫公望隆其寵數靡容濟濟之讓克厚尊尊之權惇睦無間情禮兼至者焉

前凉張祚僭帝位以弟天錫爲長樂王子庭堅爲建康王弟子靚爲凉武侯

張天錫自稱西平公以從弟憲爲從事中郎
西凉李暠僭稱凉公以其子讓爲敦煌太守
李歆嗣僞位既爲沮渠所敗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
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朓右將軍亮等西奔
敦煌太守恂與諸子棄敦煌奔于北山歆子重耳奔
于江左仕于宋復歸魏爲弘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
等于姑臧
前趙劉元海僭帝位以子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又
以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宗室以親疎爲等悉
封郡縣王又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乂爲北海王

後以子聰爲大司徒劉歡樂爲太傅劉延年爲大司
空劉洋爲大司馬及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
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
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
司馬（臣欽若等曰自歡樂已下載記不書於元海何親故并姓言之後皆放此）又有衛尉
西昌王劉鋭領軍劉盛侍中劉乘武衛劉歆劉濂及
劉安國劉宣宣子士則初爲左賢王元海即王位宣
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劉聰僭即帝位封其子粲爲河內王使持節撫軍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

後以劉昜爲太尉遷太宰

劉曜僭即帝位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徽諸宗室皆封郡王又封子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後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又有大宰劉雅鎮軍劉鍚右軍劉幹侍中中山王劉岳大尉汝南王劉咸大司徒劉綏

後趙石勒僭稱天王行皇帝事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大原王少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又封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又以中山王石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梁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親王皆貶封郡公以子宣爲河間公韜爲樂安公斌爲燕公遵爲彭城公鑒爲義陽公宣後爲皇太子韜爲司徒又加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又命宣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復啟也其後季龍僭即帝位諸子進爵郡王及疾甚以遵爲大將

軍鎮關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
前燕慕容雋初僭稱王以弟恪爲輔國將軍評爲輔弼將軍及僭帝位以恪爲侍中封太原王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封上庸爲樂安王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
慕容暐僭即帝位以慕容恪爲大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初慕容皝將終謂子雋日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雋死群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及暐之世揔攝朝權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僚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其後暐境內多水旱恪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暐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恪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覦之計言終而死
前秦苻健僭稱天王大單于以弟雄爲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及僭卽帝位雄
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甞曰元才吾
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
奪元才之速也

符生僭卽帝位以符安領大尉符栁爲征東大將軍
幷州牧鎮蒲坂符詖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
符堅僭稱天王以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録尚書從祖侯爲太尉從兄栁爲車騎大
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平陽公雙河南公子丕平原
公暉廣平公叡鉅鹿公楊東海公敷清河公融字博
休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
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甞侍左右未
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後
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
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
不受後爲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
奏樂賦詩初爲侍中中軍將軍銓綜內外剔政脩理
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
堅所委任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馹與融議之
嘗議伐晉融曰呉不可伐堅不納及淝水之戰融馳

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還次于長安東之行
宮哭融而後入贈融大司馬謚曰襄公
符丕僭即帝位封子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又以
符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符纂爲
太尉東海王纂爲符堅尚書令封魏長公堅敗自關
中來奔故有是拜又以阜城侯符定爲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符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
侯符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符亮爲鎮北大
將軍督幽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
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
稱尊號遣使謝罪故有是命其後又以符纂爲大司
馬符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及丕敗纂
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
符登僭即帝位遣使拜符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
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
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縣不立而自尊乎纂長
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
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
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登又封子弁爲南安

王尚爲北海王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以弟緒爲司隷校尉鎮長安碩德爲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都督隴右諸軍事領護羌校尉鎮上邽後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姚興僭即帝位封叔父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爲公不書國名又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與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後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緒與碩德同讓王爵興弗許緒等又固讓許之又子懿弼詵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

姚泓僭即帝位以姚紹爲大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隷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紹泓之叔父也泓聞姚懿將襲長安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情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

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與寇如
其逆謀已成違距勑旨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
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後果執懿因之誅孫暢
等及泓之敗其子佛念年十一兵至泓欲降佛念謂
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
荅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

蜀李特自稱大都督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
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
李雄僭稱成都王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
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
空籌官李國爲太宰
李期僭帝位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
書事
李勢僭帝位其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
太弟勢弗許

後凉呂光僭郎三河王位以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
郎將纂討北虜及僭即帝位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
人時羣議以高昌雖在西番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
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
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其後先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闟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巳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紹字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呂纂既僭立以弟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illegible]封番禾郡公

呂隆僭稱天王以弟起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

後燕慕容垂自稱燕王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其後有左將軍慕容國平北慕容佐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樂浪王宙高陽王隆丹陽王瓚開封公詳及慕容鍾慕容永慕容農不書何親

慕容寶嗣僭位庶子清河公會長樂公盛僉進王爵

西秦乞伏乾歸僭稱河南王有弟益州爲前將軍秦州牧軻彈爲凉州牧軻彈與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又有弟廣武智逵揚武木奕于乾歸長子熾磐次子中軍審虔

熾磐襲僞位署弟延祚爲禁中錄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素弗後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

南凉禿髮烏孤僭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後以利鹿孤爲凉州牧鎮西平傉檀入錄府國事

禿髮傉檀僭稱凉王爲乞伏熾磐所降其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承鉢皆奔

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暹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南燕慕容德僭稱燕王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及僭卽帝位以慕容鍾爲司徒鍾字道明德從弟也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勲

慕容超嗣僞位以慕容鍾爲都督中外諸軍務錄尚書事加青州牧又以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鎭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有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及慕容昱慕容虔

北涼沮渠蒙遜爲沙州刺史以其弟挐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鎭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鎭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鎭姑臧及僭卽河西王位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又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利虜降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以其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葛侯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

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
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兄子羅提爲右將軍其後以叱
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
泉公定平原公蒲河南公安中山公又以其子瓚都
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
及赴長安僭即帝位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于
長安置南臺以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
閩王延鈞初封閩王表兄延稟爲建州節度使累官
至中書令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第
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爲福州節度使

王延正僭號其子繼勲爲泉州刺史
唐李景僭號以仲弟遂爲皇太弟季弟達爲齊王
前蜀王衍襲父建僞位封建子宗壽爲嘉王宗弼爲
六軍使又有宗勲宗儼宗昱不書王爵
後漢劉崇僭號於河東署其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僞部七

世子

自晉人失御群雄競逐山河跨據率僭尊極之稱子弟世及亦濫儲兩之制其間篡害廢立十常七八雖蜀有世文趙有大雅好文愛士而不免干禍固與夫貞萬邦繼大統者異矣今以世子命篇者亦猶㫺楚

稱王春秋書其爵以子之義也唐季諸國弁附出焉

前凉張軌既爲梁州牧表立子寔爲世子軌卒寔紹位

張駿寔之弟爲梁州牧西平公境内皆稱之爲王駿立子重華爲世子時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禮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儿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安踰太山非所謂也駿納之及駿卒重華紹位

張祚重華之庶兄既篡耀靈僭即帝位立其子太和爲皇太子祚爲玄靚所殺并誅太和張天錫駿之少子玄靚死國人立之爲凉州刺史西平公以子大懷爲世子其後廢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

西凉李暠領秦梁二州牧世子譚早卒以第二子士業爲世子表假撫軍將軍護羌校尉暠卒士業嗣

前趙劉元海既僭號立其子和爲太子元海死和嗣僞位爲弟聰所殺

劉聰既殺兄和即僞位立其弟北海王乂爲皇太弟

領大單于其後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
深五寸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
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
志在晉王乂矣（晉王聰子粲也）王公以下莫不希旨歸之相
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
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
萬機之事無不繇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
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
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
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

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
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
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
異也乂弗從乃止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
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
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
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幷免諸子之封褒美晉
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時中宮僕射郭猗等
皆寵幸用事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
乂謂晉王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

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妄為啓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寵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太子又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塋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忠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

裒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卿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憞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之早有所繫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

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

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聰讌群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粲使王平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裏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裏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遣臣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遂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

劉粲嗣僞位立其子元公爲太子粲旣爲靳準所殺劉氏無少長皆斬之

劉曜元海之族子卽僞位立其子熙爲皇太子曜旣爲石季龍所敗熙與將相諸侯皆殺之

後趙石勒初爲上黨郡公以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興死立第一子弘爲世子領中軍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立爲太子弘字大雅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勒死弘嗣僞位爲石季龍所廢後殺之

石季龍既廢弘自稱居攝趙王立其子邃爲太子及僭稱大趙天王皇太子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以識其味也河間王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棰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

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斬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吏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

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求媚於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部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王欽若等曰秦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鑒樂平公皆季龍子）所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其後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郎言之於季龍曰今歲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

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永和中季龍命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月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傾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

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柸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女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柸等許諾因韜夜宿於佛精舍宣使柸成及牟皮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

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天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
臨韜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
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
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
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
告稱韜死夜宿東宮楊柸家柸夜與五人從外來相
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
訖科便寢闇中柸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柸乃出
求科不得柸曰宿客聞人向語當除之斷口舌今而
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
柸牟皮趙生等柸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
服季龍悲獮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
作數斗木槽和羮飯以豬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
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
轤穿之以繩倚梯積柴送於標所使韜親官者郝稚
劉伯援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
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
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
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
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

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
挽季龍而大呌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又誅其四率已
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洿其東宮養猪牛廢宣母杜
氏爲庶人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
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
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昭武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
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
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旣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
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娼賤是
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
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
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
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
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
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
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
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
皇后季龍死世即僞位爲兄遵所廢石遵季龍子旣
篡世即僞位以燕王斌子衍爲太子俄爲石鑒所殺
冉閔季龍之養孫旣殺石鑒僭即皇帝位國號大魏

復姓冉氏立子智爲皇太子
前燕慕容廆爲遼東公立子皝爲世子
慕容皝爲燕王以子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
賢王燕王世子
慕容儁僭卽皇帝位立其世子曄爲皇太子後曄死
謚獻懷復立次子暐爲太子後讌群臣於溝池酒酣
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
日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
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亾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
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
貽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緒對曰獻懷之在東宮
臣爲中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
聞道備而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
其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緒曰至孝自
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
也沈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說直
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
古藝業趨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
也輕財好施憫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
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

前秦苻健僭即皇帝位立子萇爲太子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符應故立第三子生爲太子苻氏本氐人洪生健健生生故曰三羊生無一目故曰五眼苻堅旣殺生遂即號以其子宏爲皇太子其後慕容冲攻長安堅出如五將付宏以後事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辨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於晉處宏於江州宏立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苻登堅之族孫旣即僞位以弟懿爲太弟後立其子崇爲皇太子登爲姚興所敗崇奔於湟中僭號爲乞伏乾歸遂殺

後秦姚萇僭即皇帝位立長子興爲皇太子興字子略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遂立之萇出征討嘗留統後事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後萇討苻登遣姚碩德鎮李潤碩德萇弟李潤地名尹緯守長安召興詣行營征南姚方城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

朝竝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輙便誅害令人喪氣會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闟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凉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甚有威惠萇死遂嗣位

姚興僭即皇帝位立其長子泓爲皇太子泓字元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黄門郎叚章尚書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泓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凉也泓留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其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馭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

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明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灋酷刑是豈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其後廣平公弼弼泓弟謀害泓泓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冠軍姚讚右僕射梁喜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連日不决弼黨恟懼興慮其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

蜀李雄既僭號將立兄蕩子班爲太子時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捍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値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

業功係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
命大事埀尅薨於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
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
篡奪之萌不可不愼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
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
猶子之言豈若子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
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字世文謙虛博納敬愛
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
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
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莫之逮也班爲
性汎愛動循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
厲之每有大議雄輙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
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以已
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以班爲
撫軍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
至是疾甚瘢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允膿
殊無難色每甞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
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
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環等尋爲李越所殺

李壽雄叔父讓之子旣僭卽僞位以其子勢爲太子
壽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死勢嗣位
後凉呂光僭卽三河王位立子紹爲世子旣僭天王
遂立爲太子後光疾甚以紹爲天王自號爲太上皇
帝光死紹卽位爲庶兄纂所簒自殺
後燕慕容垂初僭卽燕王位立子寶爲王太子及僭
帝號以寶爲皇太子爲寶起丞華觀以寶錄尚書政
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
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高陽生慕
容隆錄留臺尚書事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
果無志操好人佞己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
淮淝之役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敦崇
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
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
嗣位
慕容寶旣嗣立以少子濮陽公策爲太子初垂以寶
冢嗣未建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畧垂
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
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
在後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

堅垂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及寶爲蘭汗所殺策亦遇害至盛即僞位謚曰哀太子

慕容盛寶之庶長子僭位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意在於熈遂廢定迎熈熈字道文垂之少子也

慕容雲寶之養子既弑熈自立復姓高氏以彭爲太子

西秦乞伏乾歸既僭號秦王立其長子熾盤爲太子初乾歸降姚興熾盤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鎭苑州及乾歸返政遂立熾盤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乞伏熾盤既嗣僞位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盤死慕末嗣僞位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立其子永爲太子尋領大單于置四輔

南涼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立世子武臺爲太子

南燕慕容德僭即皇帝位立其兄子超爲皇太子初德迎超于長安及至德憂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恐生人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覩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立超其月德果死超嗣位

北凉沮渠蒙遜僭即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立子璝爲太子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僞部 八

知人　寬恕　恩宥　戒懼

知人

傳曰人不易知書曰知人則哲是知非精鑒深識度越群萃者安能善其人倫哉昔晉室衰圮中原俶擾群雄開釁盜竊位號乃有覩貌察言視表知裏攝摩

其器能探賾於度量淑慝斯辨用舍惟允斯亦臻賞識之與得旌別之古者焉

前趙劉元海族子曜聰惠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

劉聰族弟曜字永明嘗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

後趙石季龍滅遼西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劉群崔悅盧諶等十餘人而已

前燕慕容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生孫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常吾家得之矣

慕容皝郎王佐時陽騖字士秋少清素好學器識宏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守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慕容廆甚奇之皝遷爲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付託大事汝善待之慕容儁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又皝第五子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

終能破人之家或能成人家故名覇字道業恩遇踰
于世子雋故雋不能平之
前秦苻洪其孫堅年七歲洪每日此兒姿貌傀偉質
性過人非常人相也
苻堅以苻重之鎮雒陽以呂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
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
之
後秦姚弋仲初爲石祗右丞相祗與冉閔相攻弋仲
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
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
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姚興時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
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佛嵩發數日
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
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
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
果爲勃勃所執絶吭而死
後蜀李流素重兄子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
必此人矣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
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

後燕慕容盛垂之庶孫盛之僭位征高句驪契丹慕容熙從征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

寛恕

仲尼有言曰爲君者寛裕以容其民又曰寛以得衆恕以利物斯居上之道也若乃跨據山河盜竊名器征伐自出禮樂自用亦能恢其大體成其衆務至有覆敗師旅抵觸忌諱或引已而自責或開心而容受至於奔亡越境則歸其妻孥過惡雖彰而復其位遇故人必爲用下無猜心夫所以能致於成功亦克永世者良爲此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等東會韓璞等攻討劉曜所陷秦州諸郡曜將劉胤來距璞軍糧竭遣武興太守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胤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後趙石勒初僭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勿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内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前秦苻堅僭稱天王慕容垂初爲慕容儁所封吳王與世子全奔於堅堅相王猛伐燕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立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待如初堅見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

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

後秦姚弋仲初爲石祗右丞相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氏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

姚興嗣僞位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旣至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之興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符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後燕慕容盛僭稱燕王遣輔國將軍李旱討遼西及還聞盛殺其將魏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

位盛謂侍中孫劭曰早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

北凉沮渠蒙遜僭稱凉王西郡太守梁中庸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後復奔還待之如初

恩宥

金行中圮壍醜亂華鴟義荐張梟巢競啓恣用虐戮咸雪無辜亦有僭據之初慶賚之際懼上帝之弗祐慮下民之有辭蕩秋荼之刑縱凝脂之網布維新之令示更始之仁小惠未孚衆弗懷也

前凉張茂凉州牧寔之弟晉太興三年寔爲閻沙等所害州人推茂爲凉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

駿茂之弟晉大寧三年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拜駿爲凉州牧西平公駿赦其境內其後劉曜遣將劉胤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

重華駿之子晉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大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内

祚重華之庶兄晉永和十年廢重華之子耀靈僭稱帝號赦殊死已下

玄靚重華之子晉永和十二年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内

前趙劉元海晉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赦其境内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是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巳瑞大赦境内

聰元海之子晉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嘉平中以太廟新成改元建元大赦境内及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出降至平陽聰使子粲告于大廟改年麟嘉大赦境内後聰殺僞大弟乂立粲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粲聰之子太興元年嗣僞位大赦境内

曜元海之族子晉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唯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是年繕宗廟社稷南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後終南山摧長安人劉終於摧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

構五梁咢酉小褭困嚣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
乎時郡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後受
之於大廟又大赦境內及莖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
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又嘗因疾瘳
曲赦長安殊死已下咸和三年躬親二郊餚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
半

後趙石勒晋太興二年即僞趙王位赦殊死已下稱
元年至十一年茌平獲黑兎獻之於勒於是大悅赦
境內改元太和三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境
內其後泰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
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
刑已下均百姓去年租調特赦涼州殊死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勒又耕籍田
還宮赦五歲刑

弘勒之子晋咸和七年嗣僞位改元延熙赦其境內
殊死已下

季龍勒之弟晋咸康元年廢石弘稱居攝趙天王改
元建武赦其境內是年遷僞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
悅赦殊死已下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雒陽鍾簴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六年大旱季龍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炎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常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一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寧

遵季龍之子晉永和六年僭即皇帝位于太武殿前大赦殊死已下

鑒亦季龍之子晉永和六年篡遵即僞位大赦殊死已下

冉閔晉永和六年殺石鑒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國號大魏

後蜀李特晉大安元年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赦其境內

雄特之子既尅成都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晉元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是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內其後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又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

內
期雄第四子晉咸和九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壽特弟驤之子晉咸康四年僭即僞位赦其境內
勢壽之子晉咸康八年嗣僞位赦其境內太保李奕
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
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
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
前燕慕容皝晉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
雋皝之子晉永和五年嗣僞燕王赦其境內八年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其後太子曄死立次子暐[illegible]

太子赦其境內
暐雋之子晉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是歲
太師慕容根謀爲亂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
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
後燕慕容垂晉大元十一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內
寶垂之子大元二十一年嗣僞位大赦境內
盛寶之子晉隆安二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是
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巳下其後立子遼西公爲太
子赦殊死巳下
熙垂之子嗣僞位赦殊死巳下其後立貴嬪符氏爲

皇后赦殊死已下

雲寶之養子晉義熙二年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南燕慕容德晉隆安四年僭立爲燕王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稱元年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義熙元年立兄子超爲太子大赦境内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

超德之兄子晉義熙元年僭即僞位大赦境内其後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史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震裂超懼問於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超懼而大赦

北燕馮跋晉大元二十年僭稱天王于昌黎赦其境内

前秦苻健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

生健第三子晉永和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

堅生之從弟晉升平元年僭即大秦天王赦其境内

三年南遊覇陵大赦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

内百寮進位一級太和五年平鄴都赦慕容暐及其
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
丕堅之子晉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於晉陽大赦境
内
登堅之族孫晉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内
後秦姚萇晉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
王大赦境内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於長安大赦
姚興萇之子晉太元十九年僭卽皇帝位於槐里大
赦境内其後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境内因立
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
級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境内
姚泓興之子晉義熙十二年僭卽皇帝位大赦殊死
已下
西秦乞伏乾歸晉太元十三年自立爲大都督大將
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十七年平隴西巴西之
地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
内
熾盤乾歸之子晉義熙六年襲位大赦元熙元年立
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赦境内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後凉呂光晉太元十三年入姑臧自稱凉州牧酒泉公大赦境内十四年僣卽三[illegible]王位赦其境内二十一年僣卽天王位大赦境内

纂光之子晉隆安四年僣卽天王位大赦境内

隆光弟寶之子晉元興元年僣卽天王位大赦

西凉李暠晉隆平四年晉昌太守唐瑤推暠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赦其境内

歆暠之子宋永初元年嗣公爲位大赦境内

南凉禿髮烏孤晉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

利鹿孤烏孤之弟晉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旣逾年改元赦其境内

傉檀利鹿孤之弟晉元興元年僣卽凉王位赦其境内

北凉沮渠蒙遜晉隆安五年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義熙八年僣卽河西王位大赦境内及蒙遜母車氏疾篤大赦殊死已下其後以歲旱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夏赫連勃勃晉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時姚興鎮北將軍王買德來奔謂勃勃曰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乃赦其境內其後雍州百姓逐刺史朱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為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內及自長安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

戒懼

夫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防微而深慮者也若乃典午中圮諸國蚩蚩各擅土宇自署君長亦能見異知戒臨事而懼或博訪于政治或詢求于讜直兢兢惕惕有為國之風雖修德之不足亦力行之可見矣

前趙劉淵建號令其子聰寇雒陽聰等至宜陽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

劉聰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燭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常有哭聲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

劉曜既塟其父大雨霖震墓門屋大風飄發其寢堂
于壇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
其鎮軍劉襲大常梁胥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林
至是悉枯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
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
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產
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
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
之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
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
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曆運統之極也東震位王者
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
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
而行懼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
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飭繕
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
租之半
後趙石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
事勒時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

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當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微文殿作

石季龍嗣僞位以冀州百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振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時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是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禁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

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責彌
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
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
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股肱之良用康群變
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
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
日乃開

前秦符健時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
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
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符堅時秦雍二州地震
裂水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
而愈修德政焉時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
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
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又課百姓區種懼歲
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
秩以次降之

後秦姚萇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
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姚興嗣位以日
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改元

後蜀李壽既僭即帝位時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

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冊府元龜